

卷第九十七 異僧十一

秀禪師 義福 神鼎 廣陵大師 和和 空如禪師 僧些 阿足師 鑿師 從諫

秀禪師

洛都天宮寺有秀禪師者，俗姓李，汴州陳留人。習禪精苦。初至荊州，後移此寺。深為武太后所敬禮。玄鑿默識，中若符契。長安中入京，住資聖寺。忽戒禪院弟子滅燈燭，弟子留長明燈，亦令滅之。因說：「火災難測，不可不備。嘗有寺家不備火燭，佛殿被災；又有一寺鐘樓遭火，一寺經藏焚蕪，殊可痛惜。」寺眾不知其意。至夜失火，果焚佛殿鐘樓，及經藏三所。唐玄宗在藩時，常與諸王俱詣作禮，留施一笛。玄宗出後，秀召弟子曰：「謹掌此，後有要時，當獻上也。」及玄宗登極，達摩等方悟其言，取笛以進。秀師年百歲，卒於此寺，瘞於龍門山，道俗奔赴數千人，燕國公張說為其碑文。（出《西京記》）

義福

唐開元中，有僧義福者，上黨人也。梵行精修，相好端潔，縉紳士庶，翕然歸依。嘗從駕往東都，所歷郡縣，人皆傾向，擅施巨萬，皆委之而去。忽一旦，召其學徒，告已將終。兵部侍郎張均、中書侍郎嚴挺之、刑部侍郎房琯、禮部侍郎韋陟，常所禮謁。是日亦同造焉。義福乃升座。為門徒演法。乃曰：「吾沒於是日，當以訣別耳。」久之，張謂房曰：「某宿歲餌金丹，爾來未嘗臨喪。」言訖，張遂潛去。義福忽謂房曰：「某與張公有數年矣，張有非常之咎，名節皆虧。向來若終法會，足以免難，惜哉！」乃攜房之手曰：「必為中興名臣，公其勉之。」言訖而終。及祿山之亂，張均陷賊庭，授偽署。房琯贊兩朝，竟立大節。（出《明皇雜錄》）

神鼎

唐神鼎師不肯剃頭，食醬一郇。每巡門乞物，得粗布破衣亦著，得細錦羅綺亦著。於利真師座前聽，問真師曰：「萬物定否？」真曰：「定。」鼎曰：「閻梨言若定，何因高岸為谷，深谷為陵；有死即生，有生即死；萬物相糾，六道輪迴；何得為定耶？」真曰：「萬物不定。」鼎曰：「若不定，何不喚天為地，喚地為天；喚月為星，喚星為月；何得為不定？」真無以應之。時張文成見之，謂曰：「觀法師即是菩薩行人也。」鼎曰：「菩薩得之不喜，失之不悲；打之不怒，罵之不嗔；此乃菩薩行也。鼎今乞得即喜，不得即悲；打之即怒，罵之即嗔；以此論之，去菩薩遠矣。」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廣陵大師

唐貞元中，有一僧客於廣陵，亡其名，自號大師。廣陵人因以大師呼之。大師質甚陋，好以酒肉為食，常以穗裘，盛暑不脫，由是蚤蟻聚其上。僑居孝感寺，獨止一室，每夕闔扉而寢，率為常矣。性狂悖，好屠犬彘，日與廣陵少年鬥毆，或醉臥道傍。廣陵人俱（俱原作懼，據明抄本、陳校本改）以此惡之。有一少年，以力聞。常一日，少年與人對博。大師大怒。以手擊其博局盡碎。少年曰：「呆兒，何敢逆壯士耶？」大師且罵而唾其面，於是與少年鬥擊，而觀者千數。少年卒不勝，竟遁去。自是廣陵人謂大師有神力，大師亦自負其力，往往剽奪市中金錢衣物。市人皆憚其勇，莫敢拒。後有老僧召大師至曰：「僧當死心奉戒。奈何食酒食，殺犬彘，剽奪市人錢物，又與少年同毆擊，豈僧人之道耶？一旦吏執以聞官，汝不羞天耶？」大師怒罵曰：「蠅蚋徒嗜羶腥耳，安能如龍鶴之心哉？然則吾道亦非汝所知也。且我清其中而混其外者，豈若汝齷齪無大度乎？」老僧卒不能屈其詞。後一日，大師自外來歸，既入室，閉戶。有於門隙視者，大師坐於席，有奇光，自眉端發，晃然照一室。觀者奇之，具告群僧。群僧來，見大師眉端之光相，指語曰：「吾聞佛之眉有白毫相光，今大師有之，果佛矣。」遂相率而拜。至明日清旦，群僧俱集於庭，候謁廣陵大師。比及開戶，而廣陵大師已亡去矣。群僧益異其事，因號大師為大師佛焉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和和

唐代國公主適滎陽鄭萬鈞，數年無子。時有僧和和者，如狂如愚，眾號為聖。言事多中。住大安寺，修營殿閣。和和常至公主家，萬鈞請曰：「吾無嗣，願得一子，惟師降恩，可得乎？」師曰：「遺我三千疋絹，主當誕兩男。」鈞如言施之。和和取絹付寺，雲修功德。乃謂鈞曰：「主有娠矣，吾令二天人下，為公主作兒。」又曰：「公主腹小，能並娠二男乎？吾當使同年而前後耳。」公主遂娠，年初歲終，各誕一子。長曰潛耀。少曰晦明。皆美丈夫，博通有識焉。（出《紀聞錄》）

空如禪師

空如禪師者，不知何許人也。少慕修道，父母抑婚，以刀割其勢，乃止。後成丁，徵庸課，遂以麻蠟裹臂，以火蕪之，成廢疾。入陸渾山，坐蘭若。虎不暴。山中偶見野豬與虎鬥，以藜杖揮之曰：「檀越不須相爭。」即分散。人皆敬之，無敢騷者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僧些

唐貞元初，荊州有狂僧，些其名者，善歌河滿子。常遇伍伯乘醉，於途中辱之，令歌。僧即發聲，其詞皆陳伍伯從前隱慝也。伍伯驚而自悔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阿足師

阿足師者，莫知其所來，形質癡濁，神情不慧，時有所言，靡不先覺。居雖無定，多寓閩鄉。憧憧往來，爭路禮謁。山嶽檀施，曾不顧瞻。人或憂或疾，獲其指南者，其驗神速。時陝州有富室張臻者，財積鉅萬，止有一男。年可十七，生而愚騷，既攀手足，復懵語言，惟嗜飲食，口如谿壑。父母鍾愛，盡力事之，迎醫求藥。不遠千里。十數年後，家業殆盡。或有謂曰：「阿足賢聖，見世諸佛，何不投告，希其痊除。」臻與其妻，來抵閩鄉，叩頭泣淚，求其拯濟。阿足久之謂臻曰：「汝冤未散，尚須十年。愍汝勤虔，為汝除去。」即令選日，於河上致齋，廣召眾多，同觀度脫。仍令齋致其男，亦赴道場。時眾謂神通，而觀者如堵。跂竦之際，阿足則指壯力者三四人，扶拽其人，投之河流。臻泊舉會之人，莫測其為。阿足顧謂臻曰：「為汝除災矣。」久之，其子忽於下流十數步外，立於水面。戟手於其父母曰：「與汝冤仇，宿世緣業。賴逢聖者，遽此解揮。儻或不然，未有畢日。」挺身高呼，都不愚癡。須臾沉水，不知所適。（出《集異記》）

鑿師

唐元和初，有長樂馮生者，家於吳，以明經調選於天官氏，是歲見黜於有司，因僑居長安中。有老僧鑿其名者，一日來詣，謂生：「汝吾姓也。」因相與往來，近歲餘。及馮尉於東越，既治裝，鑿師負笈來，告去。馮問曰：「師去安所詣乎？」鑿師曰：「我廬於靈岩寺之西廡下且久，其後游長安中，至今十年矣。幸得與子相遇。今將歸故居，故來告別。然吾子尉於東越，道出靈岩寺下，當宜一訪我也。」生諾曰：「謹受教。」後數月，馮生自長安之任，至靈岩寺門，立馬望曰：「豈非鑿師所居寺乎？」即入而詣焉。時有一僧在庭，生問曰：「不知鑿師廬安在，吾將詣之。」僧曰：「吾曹數輩，獨無鑿其名者。」生始疑異，默而計曰：「鑿師信士，豈欺我耶？」於是獨游寺庭，行至西廡下，忽見有群僧畫像，其一人狀同鑿師。生大驚曰：「鑿師果異人也！且能神降於我。」因慨然泣下者久之。視其題曰：「馮氏子，吳郡人也。年十歲，學浮圖法，以道行聞，卒年七十八。」馮閱其題，益異之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從諫

東都敬愛寺北禪院大德從諫，姓張氏，南陽人。徙居廣陵，為土著姓。身長八尺，眉目魁奇。越壯室之年，忽頓悟真理，遂舍妻子從披削焉。於是研精禪觀，心境明白，不逾十載，耆年宿德。皆所推服。及來洛，遂止敬愛寺。年德並成，緇黃所宗。每赴供，皆與賓頭盧尊者對食，其為人天欽奉若此。唐武宗嗣歷，改元會昌，愛馭鳳驤鶴之儀，薄點墨降龍之教，乃下郡國，毀塔廟，令沙門復初。諫公乃烏帽麻衣，潛於皇甫枚之溫泉別業。後岡上喬木駢鬱，巨石砥平。諫公夏日，常於中人寂，或補毳事。忽一日，頽雲駛雨，霆擊石傍大檀。雨至，諸兄走往林中，諫公恬然趺坐，若無所聞者。諸兄致問，徐曰：「惡畜生而已。」至大中初，宣宗復興內教，諫公歸東都故居。其子自廣陵來觀，適與遇於院門，威貌崇嚴，不復可識。乃拜而問從諫大德所居，諫公指曰：「近東頭。」其子既去。遂闔門不出。其割裂愛網（網原作剛，據明抄本改）又如此。咸通丙戌歲夏五月。忽遍詣所信向家，皆謂曰：「善建福業。貧道秋初當遠行，故相別耳。」至秋七月朔，清旦，盥手焚香，念慈氏如來，遂右脅而臥。呼門人玄章等戒曰：「人生難得，惡道易淪，唯有歸命釋尊，勵精梵行。龍花會上，當復相逢。生也有涯，與爾少別。」是日無疾奄化，年有八十餘矣。玄章等奉遺旨，送屍於建春門外屍陀林中，施諸鳥獸。三日復視之，肌貌如生，無物敢近。遂覆以餅餌。經宿，有狼狐跡，唯啗餅餌，而豐膚宛然。乃依天竺法闍維訖，收餘燼，起白塔於道傍，春秋奉香火之薦焉。（出《三水小牘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